

THE PRINCIPLE
OF
SINGLE WOLF

在独狼看来：
人生是荒谬的，世界是痛苦的！

独狼
原理

萧星寒◎著

是外星人，还是人为制造的基因怪胎在制造极端的动荡与不安？

人性不可捉摸，当一个人的心理被现实扭曲摧折，

是否就意味着一头魔鬼即将破开心房呼啸而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THE PRINCIPLE
OF
SINGLE WOLF



萧星寒◎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狼原理 / 萧星寒著.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10
(虫)

ISBN 978-7-5682-6001-5

I. ①独… II. ①萧…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243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玉田县昊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 / 32

印 张 / 11.75

字 数 / 226千字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9.80元

责任编辑 / 田家珍

文案编辑 / 田家珍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部 怪物

001

刹那间，埋藏在心底的痛苦爆炸了。他忍受不住，拼尽全身力量，高吼一声：

“啊——”

在大街上，在人群中，关少冰发出一声号叫，竟然像在迷茫的荒原上，野狼独自面对残月发出的悲鸣。

第二部 追捕

085

狼忽地昂首向天，对着那钩残月，用尽浑身力气，吼叫了一声。

嗷——

吼声飞向四面八方。在刹那间，大地为之震颤，空气为之激荡，连远在天边的那钩残月，也为之忧伤。

第三部 原来

185

我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我孤独无助，走在人群里，形同走在无边的旷野上。你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叫我“独狼”。你们没有叫错。我也觉得自己像一头狼，孤独地走在无边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在耳畔呼啸，还有一钩残月在空中漠视。所有的伤，自己承受；所有的痛，自己抚慰。

第四部 子宫

279

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所有我想得到的东西我都得不到。我的要求其实不高，就希望有一个角落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做我想做的事。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卑微的梦想我都实现不了。不要再破灭我的梦想好不好？

第一部 怪物

刹那间，埋藏在心底的痛苦爆炸了。他忍受不住，拼尽全身力量，高吼一声：

“啊——”

在大街上，在人群中，关少冰发出一声号叫，竟然像在迷茫的荒原上，野狼独自面对残月发出的悲鸣。

1

夜已深，城市依然喧嚣，不肯睡去。

悄悄地，它来了。

隐藏在荧光广告牌的背后，一双浑圆的眼睛闪着碧绿的光。它小心地观察着身边的世界，没有发现异常。它手足并用，沿着质地坚硬的墙壁向上疾爬，看上去极像无尾壁虎。

它猝然停下，背部肤色闪电般变成与墙壁一样的灰色，连纹理也一样，停靠在一盏荧光灯旁的带钩爪的腿也迅速与荧光灯融为一体。它整个身体成了墙壁的一部分，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来。

一架轻型警用直升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逡巡，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金光大厦的后面。它立刻起身，敏捷地爬向楼顶，速度快如猎豹。

它很快爬到了楼顶。楼顶中间是一个四边形的游泳池，四周培植着各色鲜花，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这正是它所需要的。

它翻身进到楼顶。此刻，有光照在它身上，可以看到它的体形

与人类基本一致，但细节上又与人类大相径庭。正是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使它看上去格外恐怖。它浑身赤裸，没穿衣服。它的体表呈浅灰色，光溜溜的，有种金属的光泽；它的脑袋长得像个鸭梨，鹅黄且无毛发，长着一双惨绿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它的手指细长，末端有壁虎似的吸盘。

它抓着栏杆，向下俯瞰。

夜幕下的泉州市灯火璀璨。城市依山而建，谷底里、半山腰、山巅上，高楼层层叠叠，犹如竞赛一般，一处比一处高。一条大江拐了个大弯，穿城而过，跨江大桥和滨江公路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勾勒出大江雄浑的轮廓，远远地能听见大江昼夜不息的轰鸣。下面原本极为宽阔的十二车道高速公路现在看来极窄，还不及一根手指宽。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则像一只只小小的萤火虫，在迷蒙的夜色里穿行。

街对面，是灯火辉煌的皇家娱乐城。七色彩灯从楼顶瀑布般挂到楼脚，依着某种节奏明灭着。整幢大楼仿佛是一束冲天的火炬，用近乎疯狂的方式，燃尽夜的温柔与宁静，从夜的手里抢来一份苍白的光明。那里是夜行族的天堂。

夜风送来阵阵寒意。

它仰首望天。夜空阴霾密布，没有星星的影子，照亮夜空的反而是城市璀璨的灯火。它的眼睛眨动了一下，迅速改变了眼睛的结构，屏蔽了城市灯火的干扰，穿透密布的阴霾，它看到了它想看到的景色。

满天星光灿烂。

它找到了全天空最明亮的那颗星星——天狼星。那是一颗恒星，比太阳大得多，也热得多。在又冷又黑的宇宙里，天狼星向四面八方辐射出无限的光和热。那光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地球，成为天穹上一颗普普通通的星星。

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感伴随着激动涌入胸膛。它有些痴迷了。忽然间，它意识到，只有自己在这喧嚣的城市里仰望夜空，而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而存在，全部是谜。于是，孤独感犹如毒蛇般窜出，朝着它的心猛咬一口，好痛！

2

很久以后，雷欢问自己，如果那天不带学生去大越山森林公园，那以后的诸多事情是否就不会发生？当时，雷欢并不知道她将遭遇什么，所以她照例对孩子们说：“现在是下午两点半，大家就在这附近玩玩，要注意安全，一会儿听见老师的哨声，就马上过来集合。”她挥了一下手，十多个孩子立刻呐喊着，犹如脱缰的野马奔向大越山，片刻即被绿色吞没了身影。

这已经不是孩子们第一次到大越山开展“户外阳光活动”了。

几座小山，几条山沟，几片树林，作为森林公园，大越山也就这个样子。但是孩子们喜欢，他们还是像第一次来时那样的兴奋。

雷欢有些累了，她坐到路边的石凳上，习惯性地抬起左手，扫了一眼“金知了”的画面。上面显示，所有的孩子都在指定的范围内活动。她从近旁的草坪里随便扯了一根草，含在嘴里，然后躺到石凳上，天空立刻映入眼帘。同往日一样，天空依旧是一片单调乏味的灰色，阴郁得有些可怕。

忽然间，她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天底下，在这石凳上，没有任何人陪伴。顿时，孤零零的感觉像寒气一样从地底冒出，沿着肌肤爬升、蔓延，向心脏，向心灵最深处进发……她蓦地坐起来，抽出嘴里含着的青草，用力扔掉，仿佛像扔掉那萦绕在心间的不良感觉。她讨厌这种感觉。但没有用，那感觉还在，孤独地占据着她的整个躯体。

一只小鸟在对面山坡的小树丛里叽叽喳喳地乱叫着。

雷欢将金知了从左手食指上取下来，调整了一下形状，塞进左耳朵里。在响过一声水滴跌落的声音后，在她眼前出现了一幅微蓝色的登录界面。账号和密码都保存着，她直接用眼神点击“登录”，经过一秒种的安全验证，她成功地进入智能光网，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呈现在她面前。

她开始忙碌起来。先是给自己领养的宠物“喂食”和“调教”，几个小时不见，那只蝴蝶犬又聪明了一些；然后是去看姐妹们的留言，有一个姐妹刚刚分享了她购买的一款裙子，另一个姐妹则是告诉大

家她成功减重两公斤；接着，她链接到一个图片网站，看一个日本人拍摄的樱花……

眼神、手指和语言交替使用着，雷欢在智能光网上畅游其中，全然忘却了现实里无以言表的孤独。

“老师！老师！”

声音急切而惊慌。

雷欢此时出现了片刻的恍惚，其后才意识到这声音来自现实。她有些不情愿地关掉了正在看的视频短片，从石凳上站起身来，正好看见大脑袋小文从树林里跑出来，满头大汗，一脸苍白。

“什么事，小文？”

“外星人杀死了明明，他……他……他要……”5岁的小文哽咽着。

雷欢的脑袋嗡地一下响了起来，就像有无数只苍蝇在里面狂欢。出事了？她急忙说：“小文，不要哭，带老师去，我们去救明明。”

小文拉着雷欢的手，上坡，又下坡，沿着山沟走了一段，就止住了脚步，胆怯地指了指前面的竹林，不肯再走。空气里有股腥味，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雷欢心头。她让小文在原处等着，自己朝竹林走去。

四月的风送来更为浓烈的腥味。

她屏住呼吸，继续前行。远远地，可以看见竹叶上有几十点大小不一的殷红色斑点，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惹眼。（仿佛是血？）她的心不由得收紧了。地上有草，挺深，她就踩着深深的野草，一

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竹林深处。此时的雷欢心跳得厉害，仿佛走在雷区里，每向前一步都可能踩响要她性命的地雷。终于，她看到了明明，仅看了一眼，就急速偏头，不敢再看。

明明的躯体躺在两块青色岩石之间，脸部血肉模糊。岩石上布满了鲜血。

雷欢的胃痉挛着，很难受。她仰头望着铅灰色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压住胃的蠕动，没让午饭吐出来。她打开金知了，拨打了110，向公安局报告此处发生了凶杀案。通话后，她轻吁了口气。这时，她感觉右脚踩着一样什么东西，有些异样，软软的，不像是石头。她移开脚，看见那是一只手，白乎乎胖嘟嘟的，那是她曾经无数次牵过的明明的手。

她再也忍受不住，弯腰呕吐起来。

吐完，她立刻抽身离开凶案现场，一路心神恍惚。生命为何这么脆弱，刚才还活蹦乱跳，现在却永远地躺在那里，无知无觉，无声无息。走到刚才与小文分手的地方，她这才想起小文。小文，小文呢？她抬眼寻找，不见小文的踪影。

她慌了，大声呼喊着小文的名字。难道……找了很久——事实上不到两分钟——她终于找到了小文。他靠在一棵松树上，脸色惨白，浑身颤抖。

“小文，你怎么啦？”雷欢喜出望外，又不无担心地问。

“他，他！”

“他——哪个他？”

“外星人！”小文依旧口齿不清，“刚才杀明明的那个！我……我又看见他啦！”

雷欢诧异极了——怎么会是外星人杀了明明？

这时，空中传来螺旋桨搅动空气的声音。雷欢抬起头，看见三架标有“泉州市刑侦科”字样的轻型直升机正贴着林梢往这边飞来。

3

“不要过分相信仪器，它和你们一样，会犯错误。”刑侦科科长林强站在没过小腿的草丛里，对着正在使用各种仪器勘查现场的警察高声喊道。他现年 33 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两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使他的体魄在混迹官场多年后仍显魁梧。他把目光转向雷欢和小文。“你们说是外星人干的？”他的声音依然很大。

“别吓着孩子。”雷欢说。林科长道：“怎么对付孩子，你比我行，麻烦你帮我问问。”雷欢蹲下身，拍着小文的肩膀，轻声说：“小文，别怕，你把事情的经过说给老师和这位警察叔叔听，好吗？”

“嗯。”小文就断断续续地讲起来。“我跟明明跑到这里玩，明明要去摘花，我不准，老师说过，不能破坏环境，要保护生态……”

“说你朋友被杀的事。”林科长不耐烦了，“接受教育是小孩子的事情，他可没耐心听小孩子啰嗦这些。”

雷欢问：“你们怎么遇见他——那个坏人的？”

“明明摘花没有摘到，就坐到那边的石头上。”小文说，“忽然竹林里传出很奇怪的声音，明明故意吓唬我，说那是老虎，但出来的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脑袋像个篮球，两只眼睛直冒绿光，手倒像老虎，爪子有我手臂这么长，白的，吓死人了。明明胆子大，他说那是外星人，还走过去和外星人打招呼，结果外星人就把他杀死了。”

林科长问：“他拿什么杀的？”

“他的手爪，他就这样挥，挥，挥。”小文挥舞着自己的手臂，极力模仿那怪物的动作，“明明全身是血，我怕极了，就跑去找老师。”

“只可惜，等我赶过去，已经——”雷欢眼睛通红。

凭经验，林强知道从这个5岁小孩身上问不出什么了，就转头大声命令：“把尸体送到直升机上。”又回头说，“你们也到局里去一趟，其他学生我叫人送回去。”

三架蜻蜓似的轻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停在那边的草地上。雷欢拉着小文走过去。两个警察正把装着明明的白色尸袋抬进直升机的座舱。

“老师，我怕。”

雷欢抱起小文，伸手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别怕，小文，勇敢点儿，有老师在，你不用害怕。”

他们上了另一架直升机。

驾驶员起动发动机，螺旋桨呼呼地转动起来，越转越快，野草被风吹得倒伏在地。随即，直升机轻吼着，升到半空，调整方向，径直飞向阜阳市公安局。

4

林强目送直升机远去。“科长，有人想见你。”耳边传来一名警察的声音，“他说可以为这个案子提供线索。”

“让他过来。”林强不愿意放过任何线索，这是他一贯的办案原则。

一个男人从山沟外面走进来，看不出年龄，浓密的络腮胡和卷曲的头发连在一起，使整张脸显得狭小而苍老。牛仔裤又旧又脏，上身穿一件灰色无袖T恤，背着一个特种部队常用的多功能背包，脖子上挂着摄影机——是非常先进的那种。

络腮胡径直走到林强面前，问：“你就是林科长？听说这儿出了一个案子，跟外星人有关。”

“你是谁呀？”林强对来人的不礼貌表示出不满。

“我是地外智慧生物研究协会的外星人追踪者。”

林强这才看见络腮胡胸前T恤上的图案，那是地外智慧生物研

究协会的会标，该协会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外星人研究组织，拥有五千万名外星人追踪者，眼前这位野人似的人物看来就是那五千万分之一。“我知道，”林强揶揄道，“你就是那种听到有外星人的消息就像饿狗见了热屎一样扑上去的家伙！”

“听你这么说不，好像你认为没有外星人？”

络腮胡的反应出乎林强的预料。“不是好像，是的确。”林强一本正经地给他纠正，“外星人只是个现代神话。”

“能否具体解释一下？”络腮胡很诚恳地问。

“古人愚昧无知，解释不了自然现象，就臆想出神鬼之类的万能的东。西。现代人呢，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就编造出外星人来解释，甚至上帝也是外星人。这是外星人干的，那也是外星人干的，多简单。”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络腮胡有些激动。

“如果我知道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今年的诺贝尔奖就归我了。”林强刮了一下鼻子，轻松地笑着。

络腮胡平静下来。他知道对于面前这个人，愤怒，是没有用的，只有理智的反驳才是上策。“那你怎么解释有数以亿计的人见到过 UFO？”他说，“目击者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为数众多，其中包括许多以冷静、理智和真诚著称的知名人士，你不要说那是幻觉。只要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见到的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就能证明 UFO 真正存在。”

“证明 UFO 存在又怎么样？驾驶 UFO 的一定是外星人吗？”

林强敏锐地抓住对手的弱点，“你们不也猜测飞碟乘员可能是未来人、海底人或地下人吗？”

“但这并不能排除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络腮胡冷静地说，“有一个著名的德雷克公式——”

“好啦好啦，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听你传道授业解惑。”林强不耐烦了，“说吧，你来到底有什么事？”

络腮胡道：“再问一次，这里是否出了外星人杀人案件？”

林强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目击者讲，是一个人形怪物干的，他认为凶手可能是外星人。”

“天啊！”络腮胡轻声惊呼，“四十分钟前，我在附近的公路上见到天空中一个巨大的发着蓝紫色光的物体落向大越山，就赶过来，沿路搜索，突然，一个古怪的人横穿公路，跑向另一边的树林。他浑身铁褐色，脑袋光秃秃的。我连忙打开摄影机，这时他也发现了我，转头看我——他的眼睛是绿色的。随即，他一转身，飞快地钻进了树林。我跳下车，追他，不知怎么的，就追丢了。我在山里瞎转，遇到你们的人，才知道这儿出了事。”

“你见到他是什么时间？”

“大约十分钟——不，准确地讲，是十二到十四分钟以前。”

林强皱下眉头。他记得很清楚，尸检报告上说死亡时间是在二十分钟以前，虽然他笃信无外星人，但此事牵扯一件命案，而且，顶头上司这段时间正在寻他的短处——他说：“你拍到没有？”

“是的，他刚上公路我就开启了摄影机。”

“看来你得跟我上一趟公安局。”

“很乐意效劳。”

林强笑了笑，心想：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爱挑刺，只是最近几件事让我心烦罢了。他说：“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姓钟，钟扬。”

“跟我来，钟扬。”

两人登上直升机。直升机升上半空，瞅着下面逐渐远去的树林，林强不禁担忧起来：如果真是外星人干的，我上哪儿去抓凶手呢？

5

离开公安局，雷欢给幼儿园领导打了电话，汇报了明明的死和警察的调查，又询问了班上其他孩子们的情况。听得出来，领导非常恼怒。死了一个学生，那是多大的安全事故啊！

雷欢上了轻轨列车，此时正好是下班时间，车厢里挤得像是人肉罐头。雷欢的心沉甸甸的，脑海里时不时闪现出明明死后的惨状：绿色竹叶上的点点鲜血；……每个片段的闪现都带来心灵的震颤，每次她都急忙抹去闪现的片段，以平复心境，但都没用，那惨状很